得到姚克提供的重要信息后，我的兴奋溢于言表。

我的思路被证明是正确的！只差一步就能抓到真凶了！

终于，在绞尽脑汁整晚后！

我依然看不透这片迷雾...

难道只能求助他了吗？我心有不甘，但如果是他的话早就知道真相了吧？

于是我在懊恼自己不争气的心情中记录下了一切，发送给了高原红，只是过了一会儿我便收到了高原红的回复，约我第二天在他家中见面。

第二天我如约来到了高原红家，再次站在这里让我感到很不愉快，分手的时候就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分手以后这个男人也没给我发过一条消息，虽然本该如此但我就是莫名不爽，而且据说他现在和一个男生同住，成天也没个正经。

“来了？快帮我一把。”

高原红甚至都没看我一眼便自顾自地指挥起来了。

只见他弯着腰费力地挪动着一个快有半身高的大水缸，缸口边缘爬满了青苔，湿滑粘腻，像是腐烂的皮肤上长出的霉斑，缸内的水早已不再流动，浑浊得犹如邪恶女巫的坩埚，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绿色浮沫，像是某种病态的油脂，散发着让人作呕的腥臭味。

“我才不要！喂！别洒在我身上！”我尖叫出声。

因为高原红的挪动，这一缸死水泛起了浪花，险些洒在我的小腿上。

“小梅索啊，你还是老样子呢。”

“别叫我小梅索，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我吗，我在赏花呢。”高原红似乎已经将水缸挪到了满意的位置，便悠然地埋进了沙发里，心满意足地指着水缸向我说道。

“哪来的什么花，这只是一缸臭水。”

“有花哦。”

“没有。”

“有哦，你仔细看。”

“没有就是没有。”

“要是世界上的人都像小梅索这样，那就真没有了。”

“世界上的正常人不会像你一样睁着眼睛说瞎话。”

“会伤心的哦。”

“你伤心？我才不在乎。”

“花会伤心的。”高原红一脸严肃。

阳光照在男人的脸上竟透出一股阴郁的忧伤，死水的表面冒出了几个气泡。

“总之我不是来和你争论这些的，我是来问你案件的事情。”

“哦，那件事啊，我们不是正谈着吗？”

“根本没有。”

“是吗？”

我不说话了，这个男人一定是在捉弄我，分手后前女友主动找上门来，他一定在心中窃喜。

“你的信息我看过了，写的挺详细的嘛，就是耍了一些没有必要的小聪明，比如你故意不直说你们单位失窃案发生时间是2024年，而偏要通过德国是欧洲杯东道主的信息给出，再比如郑嘉年的生日是2003年1月31日，这个信息是通过她的生日是除夕夜来给出的，再比如，丁宇楠情人坠楼案发生的时间是2016年9月15日也就是中秋节，而姚克案正好也是同一天几乎同一时候发生的。”

我冷哼了一声：“这不是试试你的深浅嘛。”

“没关系，我已经知道真相了。”

“真的吗！快告诉我！”想到躺在病床上的莉洁，我就想马上知道凶手是谁。

“不要着急，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时间线吧，那么从过去到现在，将所有事件画在一条时间轴上的话…”高原红掏出纸和笔画了起来。

“首先是2016年9月15日晚上10点40分，丁宇楠的情人在R地坠楼身亡，跳楼时意识清醒，现场没有发现延时装置，警方不排除他杀，而如果是他杀，那么凶手只有是丁宇楠一人，那么可以肯定丁宇楠当时一定就在R地。”

“仅过了约20分钟后，市中心的黑帮头目姚克遭遇入室盗窃，两名蒙面歹徒撬开门锁，闯入屋内，他们目标明确，刺伤姚克六刀后，偷走了一个信封，姚克重伤失忆，警方确定嫌疑人特征为：一人身高158—166cm，另一人身高172—177cm。这里注意了，情人坠楼案中提到，出事的R地是在郊区，距离最近的Q县也要有半小时的路程，那么显然晚上10点40分出现在R地的丁宇楠便不可能是姚克案的两个歹徒之一。”

接着是三年前的2021年发生的保险箱失窃案，这是一起已经告破的案件，因为嫌疑人被当场逮捕，人赃俱获，被依法判刑。这起案件嫌疑人只为求财，但是仍然充满疑点，首先保险箱需要钥匙打开，而嫌疑人说他（她）的钥匙是在路上捡的，其次，保险箱需要密码，而嫌疑人说密码是碰巧试出来的，这显然是在胡说嘛。”

“和你一样。”我吐了下舌头。

“虽然案件告破，但你的朋友叶雨却没有直接告诉你嫌疑人是谁，而是将范围限定在了你的上司古在仁，渣男丁宇楠以及郑嘉年的父亲郑东三人之中。”

“没错，这可不是我故意刁难你，是她真的没跟我说。”

“没事啦，顺便一提，2021年也是你和梁美君，陈玮珊，黄莉洁入职的年份。”

“嗯。”

接下来是2024年，也就是一个月前，郑嘉年入职了你们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那之后在你们公司接待客户于晓良的当天，发生了公司失窃案，保险室门的第一道密码锁被正常输入，第二道需要钥匙的锁被犯人用工具撬坏，而保险柜上的电子锁也被高科技手段破解，这起案件损失了15万现金和公司的保密文件，警方将嫌疑人锁定在了你的上司古在仁，业务部领导江月明，新职员郑嘉年，你的同事黄莉洁，陈玮珊和一些外来人员身上。”

“是的，警方排除了美君的嫌疑，这一点也希望你告诉我原因。”

“好啊，我等下就告诉你美君没有嫌疑的原因，先等我画完时间轴吧。”

“公司失窃案的一个月以后，发生了张强案，凶手为了求财抢劫张强，捅了张强六刀，正要对目击者黄莉洁下手时，因为被路人发现于是作罢。”

“几天后，警方发现姚克案和张强案中捅人的凶手是同一人，而姚克案和公司失窃案中撬锁的也是同一人。”

“没错，这是我的功劳。”

“接着在你的庆功宴上，黑帮头目姚克主动提供线索，声称他想起来了姚克案中失窃的信封中装的东西，而那竟然是五年后2021年保险箱失窃案的保险箱地址，钥匙以及密码，至此案件的时间线整理完毕。”

“好啦别罗嗦了，快点开始推理吧，先告诉我美君的嫌疑是怎么排除的？”

“这个啊，很简单啊，梁美君去送快递了哦。”

“送快递？这和案件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所谓的不在场证明呀。”

“请认真解释！”

“好吧，那天下班前你们的上司古在仁不是给了黄莉洁一个包裹，让黄莉洁转交于晓良，再让于晓良顺路带给刘兰希嘛，这个包裹最后不是于晓良送的哦，如果没猜错的话就是梁美君去送的。”

“欸？根据刘兰希的证词，那个包裹里是古在仁送给她的20周年结婚纪念礼物，但是你怎么说是美君送过去的？我可是亲眼看到古主任要求黄莉洁转交于晓良的。”

“你没有仔细看刘兰希的证词吧，她说的是‘傍晚六点，一位女性将古在仁的包裹交给了她’，而于晓良是男性吧？所以于晓良根本没有顺路去送包裹，而傍晚六点的时候你，黄莉洁，陈玮珊，你们都在公司，不可能去送包裹，古在仁自然也不可能让刚入职且跨部门的郑嘉年去，那么这个倒霉的被派去送包裹的人只能是梁美君了。”

“啊！我记起来了！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美君的电话，她本来去厕所了，却说不回来了，还让我帮忙关电脑来着，原来她那时候是被派去送包裹了啊！”我恍然大悟。

“没错！而刘兰希所在的Z街道，距离你们公司有30小时的路程，既然美君在傍晚六点时处在Z街道，那么她自然与发生在18：10分的公司失窃案无关了，这份不在场证明便是警方排除了梁美君嫌疑的原因。”

“原来如此！”

“对了，既然聊到了这里，那顺便说明丁宇楠也有着不在场证明吧。”

“丁宇楠？那个背叛老婆的渣男吗？他本来就和这起案子没什么关系吧？”

“是这样说没错，但是保险起见，还是告诉你为什么排除他吧。”

“首先从你在叶雨那得到的资料可以知道，至少在2016年的时候丁宇楠与刘兰希是夫妻关系，而在公司失窃案案发当天的傍晚六点，刘兰希与她的丈夫在热门餐厅庆祝20周年结婚纪念日，就算16年刘兰希与丁宇楠马上离婚后再婚，到24年也只有8年，不可能存在结婚20年的丈夫，那么就排除了刘兰希与丁宇楠离婚的可能性，那么只能认为丁宇楠当时仍是刘兰希的丈夫，而公司失窃时他们正在Z街道喝香槟呢。”

“真想不明白刘兰希是怎么容忍得了丁宇楠这个渣男的，难道她一直被蒙在鼓里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此一来丁宇楠确实没有嫌疑了。”我愤恨地说道。

“这样的话丁宇楠就既和姚克案没有关系也与公司失窃案无关了呀。”

“是啊！我本来很怀疑他的…”，突然我灵光一闪，“那21年的保险箱失窃案呢？这起案件我严重怀疑就是丁宇楠干的！”

“你有什么依据吗？”高原红戏谑地说道。

“因为他很坏啊，背着老婆偷情，还说不定杀死了自己的情人，这样的人说不定会干出这种事情吧？”

“不可能。”

“丁宇楠不是21年保险箱失窃案的犯人。”

“为什么！”我的脸气得鼓鼓的。

“最后姚克不是供认了嘛，16年姚克案失窃的信封中就装着21年保险箱失窃案中保险箱的地址钥匙和密码，想想都知道一定是姚克案的两个犯人之一，偷了信封以后又根据信封中的地址钥匙和密码犯下了21年的案子呀，不然你真觉得钥匙是地上捡的，密码是碰巧撞上的？那犯人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我才没有这么想呢。”我的脸更鼓了。

“那么既然我们刚刚已经排除了丁宇楠参与姚克案的嫌疑，那么没有意外情况或者其他证据的话只能认为他也没办法犯下21年的保险箱失窃案了吧？”

“可恶啊啊啊！”我真的要抓狂了。

“那还能是谁？叶雨姐只给了我三个嫌疑人，难不成是我上司古主任？”

话音未落，我马上摇着头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可是古主任身高152cm，不在姚克案的任何一个嫌疑人身高范围内，她不可能是姚克案的犯人，那她就不具备犯下21年保险箱失窃案的条件。”

“并且如果古主任参与了21年的案件的话，根据警方的通报所说，当时的犯人在逃跑过程中被当场逮捕，就算她减刑出狱，短短几年她也不太可能在2024年成为我的上司吧？”

“很能干嘛，居然能注意到这点。”

“那就只剩下郑嘉年的父亲郑东了？但是不可能是郑东哦，因为你还记得吗？郑嘉年入职的内部审计部门不像我的部门，入职是需要通过三代无犯罪证明审查的，而21年保险箱失窃案的嫌疑人被判罪了哦，如果郑东是犯人的话，郑嘉年就不可能进我们公司，那么就排除了郑东有犯罪记录的可能性，那么嫌疑人只能是古主任了...但是刚刚不是说了不是古主任吗？欸欸？怎么回事？”我有点晕了。

“犯人我猜十有八九就是郑东。”高原红说道。

“欸？那为什么郑嘉年能够入职？”

“哎，小梅索啊小梅索，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哦。”高原红一副伤脑筋的样子。

“不许叫我小梅索了！”

“还记得郑嘉年刚入职来给你送文件时候的事情吗？”

“记得啊，不得不说嘉年可是一个美人呢，高挑的身材，穿上整洁的职业套装，再加上她清冷但礼貌的个人气质就像...”

“就像荷花一样。”

“我想说的是就像石原里美一样。”

高原红耸了耸肩，他看不起人的时候就这样。

“还记得当时你为她录入员工信息的时候出的小插曲吗？”

“小插曲？哦！你是说她的父亲名字输错了的那件事情啊？虽然打错自己父亲的名字是有点粗心了，但是也有可能吧？而且我后来打电话给她也已经修正了哦。”

“郑东和郑冬，名字这种东西啊，一字之差，就会变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啊。”

“难道你是说...啊！郑嘉年故意在系统里录入了错误的名字，导致人事部门在进行三代无犯罪记录调查的时候误认为郑嘉年的父亲是郑冬而不是郑东？！所以她用这样的方法逃过了背景调查？！”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21年保险箱失窃案的犯人就是郑东！那么...16年姚克案的犯人也是郑东！郑东的身高是...是163cm！正好符合其中一人的特征！那么另一个歹徒就是郑嘉年了！让我看看...郑嘉年差不多是174cm，啊！正好符合另一个歹徒的身高特征！原来如此！那么公司失窃案也真相大白了啊！郑嘉年为了将自己的资料偷出来所以闯进了保险室！她并没不在场证明！她不想让大家知道她有一个犯罪的父亲！不！等等！她自己也是个犯罪！玮珊撞到的犯人身高比她高，而郑嘉年确实比玮珊高！都对上了！那张强案一定也是这对父女干的了，好啊！一个撬门一个杀人！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

“够了！”高原红怒吼道。

我吓了一跳，一下子呆住了，我从没见过对什么都毫不在乎的高原红也会有现在这样生气的模样。

“三流的推理只会带来比凶案更大的不幸。”高原红眼里冒着冷峻的光。

“我怎么就是三流的推理了。”我有点委屈。

“你是在亵渎荷花！”

“什么荷花？”我一头雾水。

“首先，通过郑嘉年的出生日期是2003年1月31日就可以知道，郑嘉年2016年的时候只有13岁！你是说13岁的郑嘉年就有174的身高了吗！其次，再混蛋的父亲会带着自己13岁的女儿去杀人抢劫吗！”

“啊！”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犯下的愚蠢的错误。

“再者，你说公司失窃案是郑嘉年为了消除自己父亲犯罪的事实才干的？这更是一派胡言！还记得你打电话给郑嘉年确认她父亲名字的时候吗？你仔细想想她是怎么回答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随后传来她略带歉意的声音，*

*是东西的东，系统上填错了。*

郑嘉年落寞的声音似乎又在我的耳边响起。

“还不明白吗！她要是不想让你们知道她的父亲是郑东的话，她只要说是纸质资料上写错了，应该是秋冬的冬就行了！你能理解她那沉默时的心情吗！她早就做好了被公司开除的心理准备了！但她即使冒着被公司开除，遭到同事白眼的风险，也依然选择了真诚的填上了自己父亲的真实名字！而你居然还觉得她是犯人？”

高原红的怒吼声声刺耳。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小声地问道，不敢直视男人的眼睛。

高原红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才接着说道：

“郑东是21年保险箱失窃案的犯人这点应该没错，那么他一定留下了犯罪记录也没错，那么他当然也是姚克案的歹徒之一，但是另一个歹徒绝对不是郑嘉年，那么还能是谁呢？用排除法就能找到犯人了吧？还有谁16年时的身高会在172—177之间呢？你170cm，梁美君164cm，陈玮珊160cm，黄莉洁158cm，古在仁154cm，丁宇楠175cm但是他的嫌疑已经排除，于晓良185cm，江月明173cm！犯人就是江月明！”

“可是江月明？他又有什么动机做出这一切呢？”

“这我也不知道，线索太少了，所以以下的只是我的猜测。”

“2016年犯下姚克案的两人郑东和江月明根本不是什么行侠仗义的侠客，不过是两个各怀鬼胎的强盗罢了，郑东的目的是姚克保险箱里的钱财，所以应该是他捅了姚克六刀，抢走了信封，而江月明，他是撬锁的那个，至于他的目的，姚克作为黑帮头目以勒索钱财为生，指不定江月明就有把柄在姚克手上，于是精明的江月明便欲借郑东的刀杀了姚克的人。”

“你是说江月明利用了郑东？”

“也有可能他们本是同盟，谈不上利用，但是这些事情就留给警察去查了，线索太少我不下没把握的定论。”

“之后21年郑东在保险箱失窃案中被捕入狱，留下了犯罪记录，江月明则改头换面成为了X公司的业务部领导。而2024年郑东的女儿郑嘉年向X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求职，这件事情正巧被江月明知道了，江月明作为领导自然知道，正常情况下郑嘉年是不可能被录用的，因为世人皆以为罪犯的女儿也只能是罪犯！”

“这太不公平了！也许是江月明良心发现，又或许是江月明与郑东有私交，总之江月明通过系统偷偷登录了郑嘉年的账号，将郑东的东改成了冬天的冬，以期郑东的女儿能够避开背景调查顺利入职，这是能够做到的，因为如果没有改过密码的话，员工的账号密码就是生日，这一点江月明想必很清楚。”

“本来的话，只要郑嘉年保持沉默那就能顺利入职了，然而你的那通电话改写了结局，我想江月明做梦也没有想到，罪犯的女儿能有这么大的骨气吧。”

高原红冷哼了一声。

“郑嘉年接到你的电话后，自然知道了有人修改了她员工系统中父亲的名字，在那沉默的一两秒里想必她也明白了一切吧？这时候只要顺其自然就能蒙混过关了！摆脱自己父亲的阴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一切难道不是她本来就应得的吗？但是她没有！她没有选择隐藏，掩盖，脱离那滩充斥着死亡和腐朽气息的淤泥！她选择顶着众人鄙夷的目光和陈腐的偏见，从淤泥中不卑不亢地探出头来，向世人证明即使是再令人作呕的淤泥死水也能开出最纯洁最艳丽的荷花！”

“之后，江月明一定也看到了，郑嘉年的账户中的信息又被改了回来，本来如果他放着不管的话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吧？但是他偏偏想要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然而他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即使成功了也赢的不光彩，同样是玷污了荷花的高洁。”

“他利用领导的身份得到密码，再强行破坏门锁，当然，这样的事情他在16年也做过，只不过那一次他是为了杀人，而这一次是为了赎罪。”

“他闯入了保险室，用高科技破解密码柜，取出了郑嘉年的背景调查文件，为了掩藏真正的目的还偷走了15万的现金，逃跑的时候撞到了陈玮珊，他的身高也比陈玮珊高，并且18：10同样没有不在场证明。”

“最后的张强案，恐怕还是出狱的郑东所为吧，这个父亲已经完全堕落了，无药可救了，哎，明明有个好女儿的。”

高原红摇了摇头。

“中国有首关于荷花的古诗吧，怎么说来着的，忘了。”

高原红于是自顾自地走开了。

角落里的那缸死水已经不再冒泡了，我走近一看，其实只要给一点时间，淤泥和杂质就沉到了缸底，而清澈的池水正努力地向上浮，我分明看到了，那里有一朵荷花旁若无人地开着。